

3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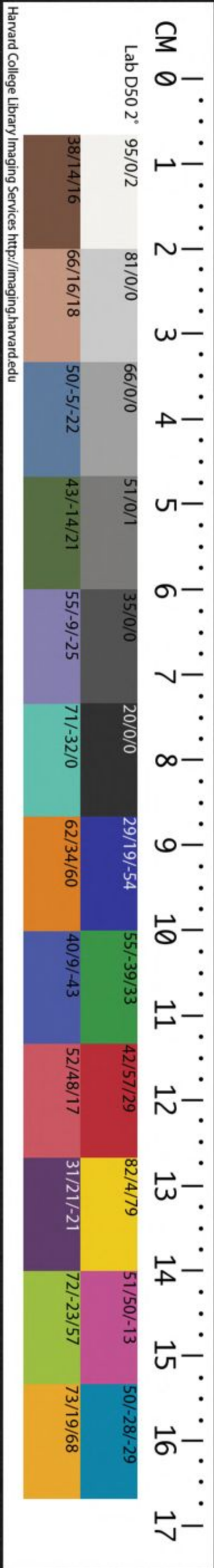
DEC 2 1954

T 2550 / 1166

# 前漢書



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王吉  
 龔勝 鮑宣 韋賢 于玄成 貢禹



塔佛山人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班固 漢書七十一

正議大夫侍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受情勃海人也師古曰雋字受治春秋為郡文

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

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

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捕及行威振

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福具劍應劭曰福具木首之劍編落壯大也

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與佩環決師古

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 襄衣博帶師古曰

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盛服至門上謁謂古曰  
諺者乃以為朝服垂衰之不菲也  
今通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  
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韻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  
行言其處也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  
威名舊矣師古曰躡音纏也頻音頻又音實今乃承顏接辭凡  
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庸常也敬納其戒  
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  
曰選州郡吏之最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  
者乃得為從事

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  
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  
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  
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  
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道俗不疑  
其意誠其大遂為思慮之慮失其覆矣行音下更反其母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播播奏使從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  
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師古曰旒旌旗之衣黃襜褕著  
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襜褕衣襜褕音昌襜褕及襜褕音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師古曰公車以聞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

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長安中吏民聚

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守二

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

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

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

使執而晉趙鞅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圍戚公羊博曰曼姑受命於靈

公而立曼姑之義固可以取蒯聵也軌之義可以立子

命歸王公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喜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師古曰是名聲重於朝廷

由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

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

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

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以上筮為事有故太

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

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

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

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  
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  
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  
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  
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  
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  
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

上善其言以

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

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

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

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宦至二千石

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

俱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

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送者

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

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

其也類此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所趣責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在居歲餘廣子孫竊

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

基址師古曰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文人所勸說君買

田宅師古曰宜令意自從文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老人

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廣曰吾豈老詩不念

子孫哉師古曰詩感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令子孫勤

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

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

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守曼倩東海鄉人也師古曰其父于公為縣獄吏

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郡

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

立生易地汲

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  
 亡子守寡我老父索以壯奈何師古曰索古累其後姑自  
 經死師古曰不欲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  
 不殺姑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  
 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  
 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  
 也備具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  
 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外黨在  
 是乎師古曰黨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  
 至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心學法於父

死後定國亦為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  
 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  
 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  
 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  
 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  
 禮師古曰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憐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擇之為廷  
 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

曰言知其寬正  
 皆無寬仇之慮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  
 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  
下叙定國子承乃言  
 者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書本轉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師古曰讞平  
 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  
 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  
師古曰言不相違戾  
 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  
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  
 然上始即  
 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  
師古曰言事者謂上  
 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  
師古曰五日聽朝故云

朝日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  
師古曰賊發不  
 得惡負其賊故妄  
 至亡畢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  
 亡家  
師古曰亟急也  
 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師古曰寢  
 漸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  
 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  
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牧趣其租以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關東流民飢寒疾  
 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  
 恐不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師古曰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  
 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



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飢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

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繆五

更及東方人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

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母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

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萬方之

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能母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

之故俗化陵夷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

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

乎師古曰非聖日夜惟忠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

此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君雖

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母令父賦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

曰悉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

師古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

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

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馬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

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子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

曰開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

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

曰以為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

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

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醜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醜

藉音於問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

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

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

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

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

曰長安城南面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

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血終不得入廟也

也上不說師古曰說先先師古曰說先先師古曰說先先師古曰說先

也師古曰說先先師古曰說先先師古曰說先先師古曰說先

御文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事

也師古曰謂諫事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與丞相定

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  
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  
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

蓋亦古法帝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

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

相邑令師古曰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

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讀日附文雅雖不能

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草玄成為丞相奏

罷太上皇復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踪作縱汲

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

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

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日與何德化

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

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踪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堯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和平卑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

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

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秦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事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音下更及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佚有意者師古曰勞佚也勞音盧到反休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志民莫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

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

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師古曰繫遷長信少府大

鴻臚光祿勳師古曰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

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

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

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

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

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衣

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

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

當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

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召至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

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

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

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

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醕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

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

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

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

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

太原太守

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

官延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

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

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

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

天子問下是子地通而對曰云云

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  
 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  
 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  
鼎中實也  
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  
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日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  
眊師古曰眊  
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  
 綬乞骸骨歸鄉里遂真潛壑師古曰  
綬字莽白太后策宣曰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  
 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馬四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

頌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

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索師古曰索  
音乃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鯀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  
獄知獄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遂遁遁有恥彭宣見險而

止師古曰遁  
讀與巡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夫不可與事君其未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  
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宜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山子云折與折同  
晏子問下晏子巡遁而對曰云云  
又晏子遂循對曰云云

言上易地

又曰子... 漢書... 卷之...

漢書七十二...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註明歐陽鐸刊田汝成重校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師古曰九鼎以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

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餓于首

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

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

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

山子云此依左傳桓二年義士猶或非之

乙作以

角辨角

也音乃喚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  
 反又音儒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  
 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古  
 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  
 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  
 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  
 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存  
 略一無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師古曰即  
今之商州  
 取焉商維縣  
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  
 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  
 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  
 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  
地里志  
 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史錄云子真名  
 僕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

决

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  
 執道守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師古曰裁  
與才同閱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  
也列所坐之處  
 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者書十餘萬言師古曰  
嚴周即  
 唯楊雄少特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父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  
 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



角作用及  
心辨心

得誦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  
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  
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  
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而無名為病盍執諸  
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  
有名師言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  
庶幾而立楊雄以為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  
自蓄其德則有名也當時諸疾王也惡虜成其名師古曰惡於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  
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絮  
其清矣中巖巖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不作苟

秦惠文王策

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文幽而不改其操雖隨  
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疾珠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  
曰海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自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  
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雲陽  
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  
言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行憲序曰一

王吉

三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

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

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

揭揭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故傷之今者大王幸方與師

音房預也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

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曰召

讀曰邵邵公名爽自當民事時令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

止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其棠其棠

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

蔽音必二反芾音方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街

臣瓚曰導從也師古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宅師古口略亦

曰博性也音子木反駕手苦於董轡師古曰董馬

反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矣冬則為風

寒之所匿薄師古曰厚與同言遇數以爽脆之玉體犯

勤勞之煩毒師古曰爽柔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

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

新厥德師古曰訢其樂豈徒銜楸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

張揖以楸為馬之長休則俛仰訢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

銜非也楸音其月反信讀曰伸

秦惠文君策

秦王寔傳作秦  
又史記三世家

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以練臆

專意積精以適神

師古曰臆五臆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

於以養生豈不長

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

安矣

師古曰臻與藥同臻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

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

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

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言愚戇願大王察之王

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

脩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

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

吉輒諫爭甚

得輔弼之義雖不治代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

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師古曰已解於上

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與舉象事且

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言引之

願大王察之大

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

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

師古曰屬音之

欲大將軍抱持幼君極絳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昔愛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

量音力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

廢昌邑羣臣坐在國特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

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貶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

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

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

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

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特公卿

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

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

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  
 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  
 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  
 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  
 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明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  
 草木之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師古曰寢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  
 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師古曰以仁撫下則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

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曰趨趣向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

倫大綱夫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

入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

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

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

主者言其父自也師古曰翁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

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襄有德而別尊卑今上

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

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

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

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

人放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

通古今師古曰驚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

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

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

主巧作明示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

通侈靡師古曰瑇瑁者刻為文瑁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

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

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青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

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

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

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言與貢

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

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言吉

羊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

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

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青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

辭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

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

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

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

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

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

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

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

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

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入為駿恨不得

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

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

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

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

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

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

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之昏哀帝以崇為不忠誠

又王高對言  
山千六對對入具醜  
薛宣對對對對對對

山子云傳婢又見趙廣漢傳四背兩處  
又王商傳三面

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  
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讓之

辭師古曰讓詐言也音虛表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

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

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

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

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侍相其衣服在席之事

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

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

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

曰囊無底曰囊不畜積餘才師古曰畜積也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

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

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

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

責師古曰責責也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

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

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

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牆塗而不瑀木

摩而不刻師古曰瑀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  
 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  
 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  
 十餘殿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亡  
 凋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服履綉刀劍亂於王上師古曰綉古誇字主上  
 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  
 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三曲曰

說命中惟衣裳在笥引

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方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  
 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  
 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  
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主  
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殿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  
 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飲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

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

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

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

數千入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真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

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為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廢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

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成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

咸

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

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

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

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黃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

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廢馬可亡過

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

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

音方反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

德作思

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

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母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謀誠也上帝亦天也

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母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

古師古曰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

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

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

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

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

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襁禍不完師古曰

德作恩汲

者謂德豎所著布長襦也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廩食太官師古曰謂

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

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

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伏

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大馬之齒八十

一血氣衰竭耳目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滂

朝之臣也師古曰滂與汚同音一政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

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踵仆氣竭不

復自還神古曰踵音顛蹶也也音赴旋濟席薦於宮室

骸骨弃損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謂古曰及身生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

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鮪也論語

言其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

我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與我同我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將在

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

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

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何必思故

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

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

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

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

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

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亡入是七十

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

萬入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

能令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

刑者乘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

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賈則

獲二千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帝野不避寒暑梓山

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拔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搥之也胼胝也

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干反也已奉穀租又出彙稅師古曰彙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

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賈田

之商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

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

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錢買

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租稅祿賜皆以

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師古曰追遵古法

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

讀曰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

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稟給其食今代關東戍卒乘

比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

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師古曰禹又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

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明疑者以與民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也操音卜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

詩逆而勇猛者普於官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

為材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鬻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

彘家富執足月拍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拍物出氣以使人故謂

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

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

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高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

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執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

已則爭盡力為善善孝弟賤費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

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

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

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

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

物言其便易勻成康以來幾且于歲師古曰幾音輕依反欲為治者甚眾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

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艱難也醇法太

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

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

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

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

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

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

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首直之

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

曰迭互也親蓋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

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

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

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  
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  
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上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  
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臺為丞勝輒至  
官廨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  
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師古曰亢音抗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九音抗  
父音甫有詔曰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為駕徵賢者宜  
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有之詞也音戈矣反  
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

官數上書永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  
見不可不愛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  
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  
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  
上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  
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  
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  
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  
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各曰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一本書作言是也



一本書對言異也

遂國不疑文頤曰信必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

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

日今故奏此事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

博士夏茂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

師古曰謂如高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

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常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常惠謂

勝曰我視君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

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先是常又為勝道

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對曰

受夏茂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即應曰

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之

府趨走賊人若今諸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

自觸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師古曰言奏事

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

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

疾言辯訟矯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矯古矯字謾皆不敬

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

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言積六月免歸

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

前漢書四十一

四十一

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北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也過驛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也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慙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行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

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

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

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懸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

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北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因稱病

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光賜六月祿且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人也諸生謂學徒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也行音下更反

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

師古曰牖窻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

東首加朝服

拈紳

師古曰拈引也拈紳者朝衣攸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拈紳故放之也拈

音上使者入戶西行南面

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

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

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師古曰示若尊敬無使者故謂之使君無

益萬分使者要說

師古曰要音一遙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

涼

師古曰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

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

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禪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息亡以報  
 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  
 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衣周於身棺周於衣  
 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  
種柏反作祠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  
 十九美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  
 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師古曰銷音蕭薰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  
 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香林著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束  
 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  
 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  
 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  
 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  
 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條之外行部乘傳去  
 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  
 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  
 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

前漢書四十二

包五

二二

者作著

馬傳喜始執正議失傳太后拍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  
 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  
 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妨賢入路塞滿也  
 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  
 有大儒骨鯁白首者父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壘音口壘音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師古曰喟然音位反壘音  
 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謂厚重也  
 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肯免放四罪而天

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  
 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師古曰不得其人請寄使之天下惑也  
 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  
 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  
 亡師古曰並休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  
 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益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世古列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師古曰世古列  
 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治獄深刻

者作著

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怨

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

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

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

相也諸侯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

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哉師古曰曰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

鳩之詩師古曰尸鳩專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

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也枯音居點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

又穿空師古曰厭飽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

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

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

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

豆菜也貧人茹之也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

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陸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

從因呼為廬兒臣贊曰漢儀注官奴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大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

菜作葉汲

仇作雞

奇美傳四十二

包宜

二十四

仇作讎

仇作讎

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而望天說民服

豈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

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威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

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

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智謀

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龔勝為司直郡國

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

式喻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

曰小有不快於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

大學引

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

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

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

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

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

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惠天地之戒臣宣叩鈍

於辭師古曰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

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初日蝕上乃徵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

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前漢書四十一

包宣

二五

震動于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

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次素餐之人師古曰以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

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歛

音翁說音悅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

白虹軒日連陰不雨師古曰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

莩音字葭莩喻輕薄而附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諛

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高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

仇作讎汲

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下為賢

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上冢

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奉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

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

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

有得父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師古曰視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矚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

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



笑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極竭也極竭師古曰

之思師古曰如洋曰謹愿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

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

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音下更及行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

掾史師古曰没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

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

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

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

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丞

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

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

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

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

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與與宣女婿許緝俱過宣

一飯去師古曰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

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

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

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遂音千旬反郇音荀又皆音胡頑又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

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教同紀遂兩唐皆仕王莽

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

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

以歷遺公卿瓦器遺之以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

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

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

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

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堂

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

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

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村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

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麋扶風縣也隃音隃也奏

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

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

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

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

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

行漢書曰三 包五 二八

侯欲視致賢人師古曰視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

長安欲降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

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

同歸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

而各芬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

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

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

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

居今龔勝不受莽貞而不諂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

諂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欽蔣詡好遊

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避世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遠及兩唐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前漢傳四十一  
 王貢兩龔鮑劉等四十二  
 不我歸  
 負而不歸  
 漢書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班固

漢書七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

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戊荒淫不遵道

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補衣未絞四牡龍旂古

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彰也朱紱為朱裳畫為

弓斯征無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形弓之總齊羣邦以翼大

商師古曰翼迭彼大彭動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

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

豕韋氏與大彭互為

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

至于

師古曰

山子云大雅縣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踞厥  
生毛傳踞動也踞誤音近引

矣預盟會王報聽諧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末王聽我

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

而不行謂之放師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

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

古曰庶尹衆言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卷于彭城師古曰

先祖於此遂微也音在予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

此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悠悠嫚秦上天不

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

暗靡適不懷萬國固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固古攸字攸

而平萬國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  
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下迺及夷王克恭厥緒  
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左右  
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  
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邦事是  
廢逸游是娛大馬絲絲是放師古曰絲與悠同悠悠  
也務彼鳥獸忍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  
賈而王反此稼穡以致困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固是恢唯  
諛是信師古曰諛大喻喻諂夫鬻鬻黃髮如淳曰喻喻白

矣預盟會王報聽諧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末王聽我  
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  
而不行謂之放師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  
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  
古曰庶尹衆言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卷于彭城師古曰  
先祖於此遂微也音在予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  
此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悠悠嫚秦上天不  
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  
暗靡適不懷萬國固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固古攸字攸  
而平萬國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  
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下迺及夷王克恭厥緒  
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左右  
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  
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邦事是  
廢逸游是娛大馬絲絲是放師古曰絲與悠同悠悠  
也務彼鳥獸忍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  
賈而王反此稼穡以致困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固是恢唯  
諛是信師古曰諛大喻喻諂夫鬻鬻黃髮如淳曰喻喻白

喟喟直言也喟音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貌下臣追欲從

應劭曰貌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

謂也從讀曰縱讀曰縱曼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睦密也

言服屬近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臨

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

韻正遐繇近殆其怙茲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慎以

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

曰不思鑿戒之義是彌彌其夫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

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噴隊之各由於

其也岌岌欲毀壞也兩致冰匪霜致隊靡曼瞻惟我王

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噴隊之各由於

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字與云同

謂雖有負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數辭之言昔之君子庶

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

髮不近者序遠者老之入也近音其靳反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耆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豈不牽立穢我王朝

應劭曰言豈不穢此辭位乎以王朝汗穢不肅清故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

征王朝肅清唯夜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

也



為侯食邑

師古曰與

徙為長信少府

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宮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

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

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

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

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

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筐甌不如

一經如淳曰甌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

滿甌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

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甌苓也揚雄

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甌為甌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

書本甌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

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又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

從者之車馬也以為常其後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

曰繇與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

由同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

為大河都尉師古曰恐其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有罪見黜妨

為繼嗣故令弘懷嫌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及賢病

以病去官也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志

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情等與宗家計議師古

士姓義名情也宗家賢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



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

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

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

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

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辭師古曰即案兄者師古曰辟案事丞

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

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疑光曜掩

而不宣師古曰暗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詩曰名僕素愚

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

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

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使得自安衡門之

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

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

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

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

泥也音不駕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

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又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

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

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為伯也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

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為伯也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

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

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位蕭蕭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厥

駟亨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馬也尚書三服以庸庸功

義也祗師古曰祗詞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鄒五世壙僚至我

節矣應劭曰自孟至賢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左

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既者

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羊致仕厥賜祁祁百金酒館

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有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

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

子穰穰是宗是師師古曰穰穰天子之容也宗四方遐爾

觀國之煇師古曰煇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

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

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惟我小子

不蕭會向師古曰蕭敬也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為關

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頽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已

行去者常與相從適於變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

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數辭也三事

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

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

可及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性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性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致此過也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履也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土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大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大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封侯故國榮當

世馬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

世馬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王缺曰玷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詩曰善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詩曰善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逮逮不可咨余小子既德靡遠師日逮及也自曾師古曰曾明也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師古曰遺安也九列謂少府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二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約束也脩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茲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連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贊口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贊口

字云小雅小明詩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江弟而直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思之也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司直御事我思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

及治事之人助我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興盛而為職務也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

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

懼非所居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我度茲戚

戚其懼師古曰度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

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慎爾會同戒爾車服

無靖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靖亦古情爾無我視不慎不

整我之比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

怠慢於戲後人惟庸惟栗師古曰於戲無忝顯祖以蕃漢

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

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

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

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

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

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

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

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

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

亦漢傳四十三

玄成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

亦漢傳四十三

玄成

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  
 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  
 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  
 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  
 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王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  
 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軀婁又嘗棗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大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大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大牢如閏加

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  
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

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

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

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

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

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

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

實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

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

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軌久遵而不定今疏遠卑

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其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

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

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師古曰中出生於心

也師古曰繇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

皆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詩云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公

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

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肆樂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

承事也春秋之義文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

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

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

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朕獲承祖宗之

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師古曰顯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

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也親盡則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  
 祫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為昭子  
 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  
 室諱昭故學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以其祖  
 者改昭為昭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  
 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  
 終也師古曰殺斬降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  
 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

山子云成王諡成見君子下賢篇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師古曰二聖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  
 已師古曰謂之成王禮廟在六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  
師古曰謂之成王禮廟在六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  
師古曰謂之成王禮廟在六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  
 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  
 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  
 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太司馬車騎  
 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凶刑躬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  
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節儉不受獻罪人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  
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節儉不受獻罪人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  
 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

山于... 王... 且... 子... 實...

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  
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諫大  
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  
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依違者一年者師古曰依違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  
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  
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  
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  
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

昭不孫與祖以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後義一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

親盡其正禮儀云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

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

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痊

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

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

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駉齊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

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

漢書卷四十三

卷四十三

卷四十三



曰此禮記祭法之言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

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莫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

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

於寢師古曰適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

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

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臣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

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馬上詔問衡議欲復

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世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

祖宗之盛功師古曰六月養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

社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

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

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

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

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

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

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

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朝無以修立禮凶年

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也蓋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行仲

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

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

孝師古曰右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

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

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

於天地師古曰休美天序五行入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

衰齊衰大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

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上陳太祖間歲而禘

師古曰間歲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

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

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

子祭於孫止李詩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去其所而為

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

食園廟開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

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

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

帝堯故衡子孫本支陳錫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不宗也支支子誠

以為遷廟合祭父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言師古曰

不從即以今日師古曰令善遷也謂吉日也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

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

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

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

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

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

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

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矢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

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與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

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

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

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

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

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

終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

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

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

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

下為宜為謂

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  
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  
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日及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  
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  
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  
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  
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  
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襲

詩推一作焯二

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  
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  
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  
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  
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耳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  
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  
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  
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是故弃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昌頓始疆

破東胡僉月氏師古曰氏讀音支并其土地廣兵疆為中國害

南越尉佗摠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

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

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

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

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

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師古曰昆

音下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西伐火宛莽三

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

臂師古曰婁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

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募其字從木又招其

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

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

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

下為宜方謂

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  
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  
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  
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右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庚之子雍巴之弟也武丁

之子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師古曰母逸尚書篇名成

以無逸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與山同也然則所以勸帝者

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

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

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  
勿伐邵伯所爰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思其人猶

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  
 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  
 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  
 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  
 愚以為孝武皇帝功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燔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  
 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故春秋外  
 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  
 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

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  
 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  
 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廟廢而為  
 虛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  
 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  
 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義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  
 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  
 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

一本切下有烈字

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孝昭太后雲陵園

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

入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

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

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

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終本義父為士子

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

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

廟奉明園毀勿脩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也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

竊稿下有盜汲

因竊父名觀此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

自元成後學者蕃師古曰蕃言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祀

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何

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

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二卷

前漢書卷四十二

卷四十二

卷四十二



|                 |                        |                          |                 |                               |                  |                              |   |  |   |
|-----------------|------------------------|--------------------------|-----------------|-------------------------------|------------------|------------------------------|---|--|---|
| <p>是又考文太后崩後</p> | <p>前以禮不復修陳名未至禮與之司徒</p> | <p>人議曰孝宣皇帝以凡稱繼統之孝昭皇帝</p> | <p>章贊勅策四十二卷</p> | <p>連於禮制亦義奏規治曰仲秋置奉邑皆應為我相奏博</p> | <p>謂之籍禮始制而厲久</p> | <p>昔野文姓諸君今異師各為一家未及何爾家也遂則</p> | <p>何左家三公對君嫂好結絲不突<small>又野音和</small></p> | <p>自示太對學皆審<small>言和示天</small>實禹舜宗廟日禱如較</p> | <p><small>同以京美大</small>圖蘇文多難此黃承古秦臨學之針且宗之師因都</p> |
|-----------------|------------------------|--------------------------|-----------------|-------------------------------|------------------|------------------------------|---|--|---|

蘇下京美大

